

第五章 從歷史題材中汲取主題思想

19 世紀初葉歐洲歷史開始大變動，對於俄國來說，尤其是生死悠關的歷史時代。它引動歷史學家不斷來描述和反覆的記載。記述時代，歷史家用史實，經濟學家用生產數字，而作家則用生活細節，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是殊途同歸，可以達到相同的目標。

《戰爭與和平》是以歷史作題材的小說，它描寫的正是這個歷史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完整的故事：

第一節 以戰前貴族社會的生活為作品的歷史淵源

一、1804 年，拿破崙在法國即皇位，成為歐洲國家中一位強有力的皇帝，推動法國與歐洲的英、奧、俄等國家爭奪利益。後三國結成反法同盟，成為勁敵。

小說以 1805 年 7 月的彼得堡寫起，宮廷女官安娜·舍勒的府邸舉行晚會，這位皇太后的近侍已經年屆 40 歲，在俄國頗有影響，上流社會為響應盛會，多趨之若鶩。當朝大臣華西里·庫拉金公爵第一個來到會場，精通世故的公爵也已年過 50 歲，生有兩兒一女。長女海倫美麗而淫蕩。兩個公子中，大兒子伊波利特雖供職外交部，卻是「安份的傻瓜」。小兒子阿那托里相反，並不安份，身為禁衛軍軍官，品行不端，形同惡少。庫拉金公爵此來的目的是通過舍勒女官向皇太后說情，求為長子伊波利特謀得俄駐奧使館的一等秘書之職，她慷慨地應允了。

反過來，庫拉金公爵也答應舍勒女官的姑母德魯別茨基公爵夫人的請求，收後者之子保里斯引進禁衛軍任職。德氏原為上層富豪，然而其夫死後，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來向庫拉金求援了。

不過，晚會上最醒目的人士，還是皮埃爾·別祖霍夫和安德烈·保爾康斯基

公爵兩個青年貴族。前一位年紀在 20 歲左右，身材碩大，近視，忠厚但思想激烈。其父為葉卡捷林娜二世女皇的重臣、俄國富豪，有伯爵銜。他係伯爵之私生子，10 歲便被送往法國就學，此次因父親病重而應召回來看望。父親臥病莫斯科，令其前往彼得堡會見庫拉金公爵，意在讓這位遠親幫助謀得一項職事，所以也由庫拉金帶來到晚會上。皮埃爾·別祖霍夫因初涉社交，臨場慌張，舉止很不得體，或行動笨拙不時碰撞到桌椅，或不經意踩到女賓的裙邊，被人傳為笑料。

後一位是前朝老臣陸軍上將尼古拉·保爾康斯基公爵之子，年方 27 歲，英俊博學，談吐優雅、彬彬有禮，即將就任俄軍總司令庫圖佐夫元帥的副官、奔赴奧地利參加俄奧聯軍對法作戰，他帶著身懷六甲的嬌妻麗莎也來赴晚會。

二、晚會沙龍的熱門話題是如何評價拿破崙，俄國會不會出兵同他打仗。發生爭論的雙方是：舍勒女官代表保皇派的觀點，痛斥拿破崙即位的非法性，指責其既無法國王室血統，又是行事乖戾，形同痞子惡棍。另一方是受過法國大革命思想影響的皮埃爾，力辯拿破崙的偉大，云拿破崙處死保皇黨人、保護公民自由平等均為上策。他的言論立刻遭到反對方的抨擊和嘲笑。只有安德烈出來為他解圍，提出評價的標準：「我們應該在政治家的行為中，分辨出哪些屬私人行為，哪些是統帥或皇帝的行為。」據此，他認為拿破崙在軍事上還是偉大的。

此舉令兩位青年接近起來。晚會後安德烈邀皮埃爾到家中敘談，前者表示厭惡上流社會的「處處自私、虛偽、愚昧和淺見」，後者認為目前的戰爭係反對一位偉人拿破崙，那是不對的。

雖然有安德烈提醒皮埃爾勿與庫拉金家族那類人為伍，但後者於舞會離開前者家之後，仍如舊約前往禁衛軍兵營阿那托里住處去，結果加入了那裡尋歡作樂。阿那托里之友陶洛霍夫與一位英國海軍軍官打賭：坐在三樓窗台上，兩腳垂在窗外，冒著滑跌下去的風險仰頭喝乾一瓶酒，贏得 50 個金盧布。之後，他們又牽一頭狗熊到大街上嬉耍，不聽警察勸阻，反而將那個警察綁到熊背上，一起拋到涅瓦河裡。為此陶氏被懲處，罰為士兵。皮埃爾只好回去莫斯科。

安德烈則攜妻回老家童山村向父親辭行，並托父及妹瑪麗雅照顧有身孕的妻子。老保爾康斯基公爵吻別兒子，交兒子一封給庫圖佐夫的信，囑咐後者恰當使用其子，「勿留他久任副官」，並嚴峻地告誡兒子：「假如我知道你的行為不像尼古拉·保爾康斯基的兒子，那我會感到恥辱的。」

另外，德魯別茨基借助於庫拉金公爵的庇蔭，讓兒子保里斯當上禁衛軍軍官，便得意地同兒子一起到莫斯科住到羅斯托夫伯爵家裏了。

老羅斯托夫係世襲貴族，為人謙和誠懇，生有二子二女。長子尼古拉正與羅氏外姪女宋尼雅戀愛，這年他 15 歲便入驃騎兵團當了軍官。次子彼嘉尚處孩童時期。長女維拉訂婚待嫁。次女娜塔莎年僅 13 歲，長得活潑可愛，已經暗戀著暫時來家中借住的保里斯，後者答應四年後她 16 歲成熟為少女後便來求婚。這一家人熱烈歡慶娜塔莎與母親同一個命名日。

三、皮埃爾回到莫斯科時，他在彼得堡參與捆綁警察與狗熊的惡作劇已傳遍了莫斯科。這影響了他與家人親屬的關係。庫拉金公爵乘機趕來莫斯科，迅速與彼之表姐密謀趁老伯爵病危偷走其立下的遺囑。幸有德魯別茨基在旁及時識破陰謀，協助皮埃爾加以挫敗。故老伯爵一死，皮埃爾立即依死者給皇帝的信和遺囑，繼承了伯爵之位和全部遺產。他立刻成為擁有四萬農奴的大地主，全俄之首富。引得各方人士都來討好他、奉承他。

此時，庫拉金公爵也改換手法，藉以求得皮埃爾的歡心。他把皮埃爾拉到彼得堡的家中來長住，讓女兒海倫與之朝夕相伴。「美人計」果然奏效，皮埃爾由於缺乏生活經驗，亦無辨識能力而落進庫拉金的圈套，竟然一下子墮入情網，和海倫成婚了。從此海倫擁有巨大財力，可以隨意揮霍，但其淫蕩作風卻依然不改，照樣尋歡作樂，在婚後居然還占有幾個情夫，弄得皮埃爾非常煩惱，情緒不堪其苦。

1805 年 10 月，俄奧聯軍在奧地利境內與法軍作戰，俄方總司令為庫圖佐夫。他率 4 萬俄軍駐進奧國的布勞諾要塞。在行軍中曾檢閱俄軍的一個團，恰好看到被罰為士兵的陶洛霍夫，後者應召站出隊列舉槍向庫圖佐夫致敬，表示要珍惜機會改正錯誤。果然，那次戰後，因作戰英勇而再度擢升為軍官，然而賭博酗酒依然未改。

第二節 以 1805 年和 1812 年兩次戰爭為據確定人民在戰爭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俄奧聯軍副總司令、奧將馬克因指揮錯誤而遭慘敗，在烏爾姆全軍向法軍投降，致俄軍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它向奧京維也納撤退，受到 15 萬法軍的圍追，損兵折將達三分之一，一直退到多瑙河左岸。拿破崙率領的法軍佔領維也納。庫圖佐夫派安德烈往已遷都布魯恩的奧國宮廷去晉見皇帝，報告施密特將軍陣亡及俄軍勝利擋住法軍進逼的戰況。奧皇大喜，命頒授庫圖佐夫予十字勳章，並犒賞俄軍。

不久，便發生了著名的奧斯特里齊戰役。庫圖佐夫靜待與新從國內開來的援軍會合，先命部將巴格拉齊昂率小部隊阻擊，並以和談為計謀，與法軍元帥摩拉周旋了三天，力圖使俄軍脫離被圍的險境。但拿破崙很快識破巴氏之計謀，嚴令進攻俄軍，結果俄軍全面潰退，幸有在申格拉本土申炮排的拚命頑強抵抗，才遏止了攻勢。俄奧聯軍退至奧斯特里齊時只剩 8 萬兵力，而法軍有 20 萬兵力。但俄皇亞歷山大到來與奧皇共商仍決定要決戰。從清早 5 時延續到傍晚 5 時，俄奧軍大敗，總司令部被法軍逼近。庫圖佐夫和俄皇均受了傷。

為了遏止俄軍的潰退，安德烈受命撿起一把軍旗逆向人流而衝向前，引導一個營的士兵高喊「烏拉！」跟進。此舉減輕了俄軍司令部所受法軍的攻擊，使它得以從容撤退。

安德烈在混戰陣中被法軍士兵棒擊後腦，失去知覺，仰臥在戰場上。拿破崙巡視戰場時，見安身旁棄有軍旗旗杆，曾讚曰：「噢！光榮的死啊！」但傷者的腿有輕微動作，又有一聲呻吟，便命法軍將其抬往救活，並留給了居民去護理。而俄方則判斷安德烈可能陣亡了。庫圖佐夫寫信告慰老戰友保爾康斯基公爵，云：「我親眼目睹，令郎高舉軍旗，衝在團的前鋒，英勇地倒下，對得起他的父親和祖國。」不過，安德烈後來竟奇跡般地復活，回到了童山村，恰又遇上妻子難產。她生下兒子便去世了。對於妻子的死，他深感愧疚，也感到自己身力交瘁，從此心灰意

懶。

皮埃爾的煩心事有增無已，主要是其妻海倫與陶洛霍夫有染，風流韻事傳遍京城，使得皮埃爾在社交界受到嘲笑。他忍無可忍，就在一次英國俱樂部的宴會上向陶洛霍夫提出決鬥。他由於在決鬥中用手槍擊傷了陶洛霍夫又引起精神上的不安和苦惱，接著便不斷自我問：「我為什麼而生活？」。不過決鬥之後他就與妻子分居，把財產對半分給她，自身逕往彼得堡，後來偶遇共濟會的一個老年會員。他接受後者的宣傳，決定加入共濟會，力行博愛和互濟的教義，向它捐了大筆款項，從此精神上找到寄托。隨後轉向基輔，他在其領地莊園中實行農事改革，為農民興建學校、醫院、教堂，力圖改善農民生活。但也由於無實踐能力，全依靠管家，免不了受後者的虛假應付，改革也不了了之。

他從基輔回來的路上，順途前往童山村看望安德烈，極受到老保爾康斯基公爵的愛護。在童山村期間，皮埃爾和安德烈經常談論人生的意義。爭論什麼是「人生的幸福？」前者的答案是為他人而活著。後者則認定：「為自己而生活。」皮埃爾終究以自身積極的人生觀影響了安德烈，使後者再度鼓起生活的勇氣。

1807年，俄法關係陡變，亞歷山大皇帝和拿破崙在提西爾特簽訂親善條約，舉行盛典時恰好被前往晉見俄皇的小羅斯托夫遇上，令後者驚愕不已。小羅斯托夫是來為騎兵連長求情的，後者因騎兵團駐地缺糧，官兵不堪飢餓而劫了步兵的運糧而獲罪下獄，俄皇拒絕赦免。小羅斯托夫感到失望，並為下層作戰無謂犧牲而上層已經講和親善大感不解。不過，不久之後他升任連長也就放下疑慮，一心嚮往「光明美好」的軍隊生活了。

局勢到1809年發生陡轉，俄國反過來協助法國，出兵攻打昔日的盟友奧地利。

此時，安德烈的父親就任民團總司令，安在其領地實行改革，把三百個農奴改為自耕農，在包古恰洛沃莊園推行學校教育，教農村孩子識字，還思考改進俄國軍事法規的方案。又到兒子的領地梁贊莊園去巡視，沿途一片春綠。在一棵兩人合抱的大老橡樹面前，他思緒萬千，明白了不少生與死的人生哲理，淒涼的心境有所好轉。

五、1809年5月，安德烈再訪兒子的田莊，並往見縣貴族代表老羅斯托夫伯爵。後者熱情異常，強留他在奧特拉法德諾耶莊園過夜，使得安有機會領略該莊園的美好風光和老貴族溫情脈脈的家庭氛圍。他受娜塔莎那極開朗，純真的情緒

所感染，尤其在月夜，偶然聽到樓上娜塔莎和宋尼雅的談話聲和笑聲，那感染人的笑語：「多麼美好啊，這美麗的夜色！抱住膝蓋，只要用力跳一下就上天了」令安德烈陶醉，他突然感到一陣清新的氣息，心情開朗，信念改轉：生活不是為自己了，而是為大家。他開始積極行動，參加到當時新興起的斯佩蘭斯基改革運動中去。他極受斯的器重，受委托起草民法的「人權」部分。

老羅斯托夫伯爵已經家道日衰，以致在莊園住了二年之後遷往彼得堡時，勢利眼的士紳別爾格向羅家長女維拉求婚，竟要探明以許諾多少陪嫁為條件，老羅斯托夫只好答應給陪嫁現款 2 萬盧布，加期票 8 萬。別爾格終於娶了 24 歲的維拉。

而保里斯並未如約來向已屆 17 歲的娜塔莎求婚，而是轉移「興趣」，打算娶一有百萬家財陪嫁的富家女。

除夕夜，安德烈再遇娜塔莎於舞會上，兩人在跳舞時感情益發增進。安經常來娜家，皮埃爾也贊同他們二人相愛。安乃到童山村去擬徵得父親的同意。但其父以門第家財不配表示猶豫，更主要的是認為她太年輕、一切未定性，不可能為安撫養小兒子。其父云待安出國休養一年回來再視情況而定。安遵父命：只求婚，但婚期延後一年。羅家慨然應允，唯娜塔莎表示難忍。安則申明，婚約只對自己有限制力，對娜則是自由的，如感情產生變化，有權另作選擇。

安出國後，老羅斯托夫伯爵夫婦帶娜塔莎往童山拜望未來的親家，但老保爾康斯基公爵並不熱情，這使娜極為失望。相反京城男子多有矚目於娜的。庫拉金公爵之子阿那托里就借助於風騷姐姐海倫來勾引娜。娜青春年少，經不起誘惑，果然改變了對安的感情，寫信與安解除婚約，決計與阿那托里私奔。臨走之夜，陰謀被宋尼雅發現，阻止未果。阿那托里在納少陶洛霍夫協助下的陰謀終於失敗，但娜仍不甘心。宋尼雅只能奔告皮埃爾。

皮埃爾火速前來救援，其方法就是來到娜之住處，揭露阿那托里的面目：原來他在兩年前隨軍隊駐紮地波蘭時，已經娶一位波蘭女子，並給了該女之父一筆款項，以取得仍可自稱是單身漢的權利。此事本來陶洛霍夫之流早已知道，只是為搞陰謀欺騙新結識的女子而不明說而已。娜聽了之後，愧疚異常，因為她相信皮埃爾的人品和實情，懊悔之餘，她服毒自殺，幸救活及時，才未釀成慘局。皮埃爾一方面多次去安慰娜，一方面斥責妻子海倫的玩弄伎倆，說：「您在哪裏，那裏便有墮落和罪惡。」

1811 年安德烈回國後得知娜塔莎，差點與人私奔的信息，並且看到她寫的解除婚約的信，感到痛苦和失望。

不久以後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事：1812 年 6 月 12 日，法軍侵略俄國，暴發了俄國的衛國戰爭。拿破崙親率 50 萬大軍，從波蘭渡過聶門河，攻入俄國。俄軍不堪襲擊，一下子就退到直通莫斯科的要衝 - 斯摩棱斯克。安德烈重入軍隊，以上校團長的職銜率團進駐斯市，面臨一場會戰。安在市內偶遇童山村的老管家，即刻命後者回家傳達緊急信息：斯摩棱斯克已決定棄守，童山村也在一周之內將被敵軍佔領。要求管家照料主人一家，即老公爵、瑪麗雅公爵小姐和安的兒子迅速撤離童山村到莫斯科去。此時，斯市商人已開始放火燒房屋，決心不把任何物資材料留給法軍，落實焦土政策。

老保爾康斯基公爵不願棄守童山村，決心保衛它，便召集各方民團，集中訓練，但在檢閱民兵時終因年老體衰，突然中風而逝。瑪麗雅公爵小姐只好帶著姪兒 安德烈的小兒子登程去莫斯科，不過，農民反對棄家出逃，群情激昂，村長也躲開這種聲勢。幸有騎兵連長小羅斯托夫為籌辦糧草途經該處。他及時平息了農民的情緒，並親自護送瑪麗雅一家人離開童山村。她心中一直感恩於他。

不久，斯摩棱斯克陷落，俄軍司令巴格拉齊昂將軍總結戰況呈報沙皇，明顯表示係總司令巴拉克的指揮有錯。俄國國事委員會乃討論決定再度任命由在俄對土耳其戰爭中得勝的庫圖佐夫為全軍總司令。庫就任後立即召見安德烈。當他得知安之父老保爾康斯基公爵去世時，顯出異常的悲痛。不過，安拒絕了庫要留他當副官的提議。庫圖佐夫感到既惋惜又贊歎，說：「可惜，我需要你，．．．假使所有參謀都能像你一樣工作，部隊便不至於這樣了。」庫對於安想與自己的團在一起的意願也表贊許：「你是對的，走你自己的路吧，你的道路是光榮之路！」

庫對於戰勝拿破崙滿懷信心，他對安說，他在對土耳其的戰爭中已經迫使土軍吃馬肉，現在也要迫法國人吃馬肉，「我們不需要猛攻，而是需要忍耐和時間。」庫的一番話使安也充滿信心。他認為，庫正是大局安危之所繫的人物，儘管朝廷是出於不得已才又任命其為總司令。卻是實際而且深得人心的。

六、隨後便暴發了鮑羅金諾大會戰。

此地為莫斯科的前哨，雙方必然拚死決逐，敵我都投入大量兵力，戰鬥熾熱，持續了 10 小時，各有死傷，減員均在幾萬人以上，法軍死了 20 多位將軍，俄軍

巴格拉齊昂將軍也陣亡。

決戰前一天，皮埃爾從莫斯科騎馬到鮑羅金諾戰場，見到了庫圖佐夫，後者對他特別關照，還風趣地說：「您想來聞聞火藥味是不是？」此時的皮埃爾是一位愛國富翁，單是他出錢武裝的民團就有一千多人。他在戰地也遇見了安德烈，憤恨地對後者說：「法國人毀了我的家，現在又要來毀莫斯科，他們是敵人，是罪犯，該殺！」

次日發生的戰鬥中，法軍大炮猛轟安德烈駐紮在燕麥田的軍團，他正命令士兵要分散開，以避免集中會大傷亡，沒想到一顆炮彈恰巧落在他身旁，轟然巨響，彈片四散紛飛，有一彈片擊中了他的腹部，使他倒下，鮮血染紅了草地。緊急送往篷帳火速手術的結果，終於使他的生命保了下來，不過經長時間的昏迷不醒，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嚇然看見帳篷裏躺著截去一條腿的人正在大哭，仔細辨認，恰巧是庫拉金公爵的兒子阿那托里，雖是自己的仇人，但是眼前後者的不幸也引起了他的憐憫心。

皮埃爾在戰地上也沒有白過。他因戰馬中彈倒下而改為步行，並得以目睹了士兵的英勇情景，便參加搬運炮彈箱，卻被飛來的炮彈爆炸震昏，醒來又參與兩軍士兵的肉搏戰，皮埃爾扭住一個法國軍官撕打。後來被前來增援的俄軍士兵援救。

鮑羅金諾戰役之後，接著由庫圖佐夫在農村菲里村舉行最高軍事會議，決定了堅壁清野的戰略，而使俄軍後來贏得全勝。這個小村子從此聞名於世。在那次軍事會議上，參謀長別尼克申主張全力保衛莫斯科。舉行對法軍的決戰。庫圖佐夫分析當時雙方態勢，認為總體形勢是法軍依然佔優勢。儘管俄軍在鮑羅金諾會戰中贏得勝利，但因減員太大，缺乏給養，若以現有兵力去硬拚，必然斷送軍隊，最終也要丟掉莫斯科。莫若暫時放棄莫斯科，退往梁贊大道休整補員，伺機再行反擊。這當然要冒丟失莫斯科罵名的風險，所以庫圖佐夫委婉地勸慰將帥們：「諸位，我聽了你們的意見，有的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憑皇帝和祖國委托給我的權柄，我下令退卻。」

9月2日，法軍進入的莫斯科已是一座空城，拿破崙得意地登城郊的小山上俯視莫城，滿以為俄方會派代表前來求和，終於久等未來，令他頗感失望，也減失了若干勝利者的神采。

老羅斯托夫伯爵家在法軍入城前夕撤離，一家人連續不斷接送前線傷員，直到臨去時，又來了一批傷員。此時家中一切有價值的物品已裝車待發，再無多餘車輛運送傷兵了。娜塔莎動了感情，勸說母親：「媽媽，我們這樣走是不行的，只要看看院子裏的傷員……」老伯爵夫婦都受了感動，決定了愛國的義舉：卸下自家的財物用具，只保留兩輛車子供一家人乘坐撤退，其餘全部車輛均用去搬運傷兵。

當他們家的車子行到蘇哈列夫水塔旁的拱門，娜塔莎一下子認出了喬裝打扮的皮埃爾，她問他是否打算留在莫斯科不走，他只是神秘地一笑，說：「您別問了……再見！」原來，皮埃爾是從自家後門悄悄地溜出，前往一位共濟會員家中找來一套平民服裝打扮起來，帶上手槍和匕首，決計伺候拿破崙一率軍入城，要對其行刺。

正是在法軍入城的那一天夜晚皮埃爾就行動了。他在熊熊大火燃燒著的莫斯科中，走在各條大街上，企圖尋見拿破崙，已是夜裏 11 時了。然而拿破崙早在四小時前已入坐克里姆林宮，開始發號司令，告慰市民，要求撲滅大火。

皮埃爾沒有找到拿破崙，卻在大街上完成了幾件義舉。先是遇見並且應允一位太太的請求，衝入燃燒的房屋裏救出危難的小孩，繼而解救一位遭到兩名法國兵搶劫的年輕女人，用重拳擊倒了行搶的一個法國兵而搏得周圍群眾的喝采。後來是被法軍巡邏隊以「莫斯科大火縱火犯」罪名逮捕，因為從他身上搜出了匕首，將他拘留後直接送往俘虜營。

七、老羅斯托夫伯爵家夾在逃難的人群中撤退，湊巧與受重傷躺在行軍床上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同行。娜塔莎在夜間前來探訪了安德烈，並為自己在婚約上的變卦而向安德烈深表歉疚和懊悔，請求他原諒自己的輕率和年輕幼稚。此後幾天，她又不斷來看他，給予精心的照料，但死神終於降臨，安因傷勢惡化而不治。瑪麗雅公爵小姐帶了安德烈七歲的兒子尼古拉前來看望死者。她和娜塔莎一起為死者深深哀悼。

法軍入城以後，一方面是莫城堅壁清野，沒留下什麼給養，一方面是士兵分散入民居，法律鬆懈，搶劫暴行時有發生，兵和官各自在搶掠財物，士氣大為減弱。

庫圖佐夫則率俄軍迂迴包抄，搶到法軍向西回撤的路上靜候時機阻擊，以逸

待勞，並且為自己配備了充分的給養。同時派出杰尼索夫上校率小分隊深入法軍後方破壞交通運輸線，並且發動分散的游擊戰。當時組織起了幾百支大小規模的游擊隊。這種新策略不斷遭到法軍的埋怨，拿破崙說俄方違反常規，但庫圖佐夫執意堅持到底，並且兩次拒絕法軍代表來求和。這樣熬至冬天，法眼看嚴寒將至而部隊給養全無增援的希望，於是開始沿著斯摩棱斯克的大道撤退，並帶走俘虜，包括皮埃爾。

這時的庫圖佐夫興奮不已，他對著聖像禱告云：「主啊，感謝你，俄國得救了。」俄軍深深追隨之後，但未展開攻擊，此係按庫圖佐夫的意圖，讓法軍自己在撤退中消磨潰散。尤其在 12 月 28 日嚴寒驟降，凍死法軍一片，從莫斯科退到維亞奇馬，七萬三千人已減至二萬六千人，大多數係凍死的，其中只有五千人是戰鬥死亡的。將帥能穿著冬衣、坐雪橇走，士兵只能步行，除了挨凍，就是落伍被俘。連拿破崙也差點成了哥薩克部隊的俘虜。

杰尼索夫與陶洛霍夫兩支游擊隊聯繫，共同行動，奇襲了法軍輜重車隊，救出了一批俘虜包括皮埃爾。在戰鬥中，老羅斯托夫伯爵的幼子，年僅 16 歲的彼嘉因冒險進攻而中彈身亡。

皮埃爾經歷俘虜營的磨煉，思緒萬千，日益深刻理解生活的真理，在俘虜之中，他結識了農民出身的老兵普拉東·卡拉達耶夫，深受那位「宿命論者」的影響，養成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人生觀，並且放棄共濟會的信仰。後來，普拉東雖然因走不動路被法軍槍斃了，但皮埃爾依然相信普的信念是正確的。

俄軍在追擊過程中雖然也有重大傷亡，大多數係因嚴寒凍傷而減員，終究贏得了勝利，當 11 月 5 日克拉斯諾會戰開始時，庫圖佐夫受到俄軍士兵的歡呼慶賀。

他激動地說：「這是徹底的勝利，俄羅斯不會忘記你們。光榮永遠屬於你們！」士兵們極受感動高喊「烏拉！」庫圖佐夫激動地泣出聲音來。

法軍的入侵並沒有改變上層的生活，莫斯科陷落以後，彼得堡依然歌舞昇平，各政治派別照樣在爭權專利，勾心鬥角。庫拉金公爵仍在鑽營謀利，女兒海倫照常尋歡作樂，她正在權衡輕重：為當一位政府要員的姘頭，還是另一位外國親王的情婦而拿不定主意，因為兩個她都愛，她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先與皮埃爾離婚，再決定嫁給其中的一個人。可是後來據說到了國外，因得了惡病而突然死去。

沙皇主意在阻斷法軍去路並加以殲滅，但庫圖佐夫未照辦，而且不贊成繼續

進軍歐洲。因而二者發生分歧。12月21日，沙皇親臨維爾納庫之司令部，擁抱了庫元帥，誇讚將官們說：「你們不但拯救了俄國，而且拯救了歐洲」。暗示俄軍的任務還未結束。庫則表示，再戰下去可能只會增加民眾的痛苦，而不會提高俄國的地位。

沙皇採取婉轉的做法，即由他本人來親率俄軍，而實際撤去庫的權柄。他授予庫圖佐夫最高榮譽的「一級聖、齊治勳章」。接著改組了俄軍司令部，由葉爾莫洛夫將軍主持，庫因衰老和健康而退出總司令地位。不久，這位立下了赫赫戰功的俄軍元帥庫圖佐夫就去世了。

皮埃爾回到他在奧勒爾的田莊，臥病三月有餘，由從莫斯科趕來的大表姐及僕人照料。他得悉安德烈在鮑羅金諾重傷後，救治經月才死去，而妻子海倫也暴卒等信息。他病後於1813年1月去了莫斯科，看到一切正在重建。瑪麗雅公爵小姐也帶著安德烈之子來莫城居住，皮埃爾前去探望，不料遇上了娜塔莎。後者滿臉蒼白，已失去昔日的風采。娜問皮：「您留在莫斯科為的是刺殺拿破崙，是真的嗎？」皮點頭肯定，並說明原委。娜也講述自己的遭遇，尤其她與所愛安德烈最後幾天相處的情況，令安妹瑪麗雅聽了也十分感動，竟熱淚盈眶。

皮埃爾聽後，夜裏久久未能入睡，發覺自己真心愛上了娜塔莎，而且早已有愛，因礙於妻子海倫在而不能流露，如今海倫已死，他可以自由了，但不知娜的態度如何。他連待幾天去探望娜和瑪，請求瑪幫助代為轉達娜。

第三節 以戰後的和平生活預示社會和人民的前途

八、皮埃爾赴彼得堡處理妻子海倫死後遺下的債務。臨行告別時，娜深情地說了一句：「我盼望您早點回來。」這給了皮以希望。果然，兩人後來於1813年結婚，娜之父老羅斯托夫伯爵也於翌年去世。娜之兄尼古拉·小羅斯托夫本來駐軍巴黎，有可能補升團長，但聞父逝，立即辭職返回故里，清理財產才發現好客的父親已花盡了家產，變賣田產抵債，尚有巨額債務，靠妹夫皮埃爾幫助償還。這樣，老伯爵之姪女宋尼雅也因無陪嫁妝而放棄嫁給小羅斯托夫的前約。讓急須重振家業的尼古拉·小羅斯托夫去娶富家女。恰好尼古拉在戰爭期間曾率部隊解

救了瑪麗雅的危難，後者一直感恩於他，便於 1814 年嫁給尼古拉。這樣，尼古拉就攜母親、表妹宋尼雅隨妻子來到老保爾康斯公爵的童山村故園居住，並撫養安之子。

尼古拉羅斯托夫專心致力去於田產經營，逐漸恢復舊業，還清債務。童山村一片興旺。1820 年冬，保家羅家和皮家在此相聚。娜已是發胖的少婦，生有三女和一子，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了。

九、皮埃爾是彼得堡某秘密團體成員，這時來童山村辭行，會見小羅斯托夫伯爵，也看到年已 14 歲的安之子。

皮埃爾對他們說到彼得堡的局勢：

皇帝不問政，法庭裏只有搶劫，軍隊裏只有鞭打、操練，軍屯，人民受折磨，文化被壓制，年輕的正直的人，都被毀滅了。大家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一切都太緊張，一定要斷的。

他主張聯合所有的人來反抗共同的災難，要有所行動了。

小羅斯托夫伯爵問皮的行動有什麼意義？對政府持什麼態度。並表明，皮的秘密團體已開始反對政府，而他的責任是服從政府。假如政府命令去殺行動者，他會毫不猶豫執行的。談話顯示了明顯的對應。

安德烈之子，現已是少年的保爾康斯基小公爵在樓下做了一個夢：自己正和皮埃爾叔叔穿上盔甲走在一支行動大軍的前面，奔向目標。後來皮埃爾突然消失，他也驚醒了，自言自語道：「皮埃爾叔叔是個多麼了不起的人啊！」